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四十八至卷五十八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八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三十一

乞罷將官狀

元豐八年上

右臣伏以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其人也乃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懲周室幹弱枝彊之弊既滅六國以爲天下不復用兵雖分三十六郡置郡守更以御史監之隲名城銷兵器束以苛法舉動施爲皆不得自專是以陳勝吳廣以匹夫奮臂大呼郡縣莫能制多殺

長吏以應之雖由其殘虐取亡亦守令無權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吳亦以爲天下旣壹兵無所用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夫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誰能去兵州縣無虞則國家安矣州縣不守則國家危矣臣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爲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切訓練其

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有差使量
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
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爲職事脩舉在
於擇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
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爲況今之將官即鄉之爲總
管等者也豈爲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爲將官乃能舉職
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
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
今爲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
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
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

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又頃歲以來自轉運使知州以下白直及迎送之人日朶月減出入導從太爲蕭條供承荷擔有所不給觀望削弱無以威服吏民臣略舉目覩一事以證其餘西京城郭周數千里卑薄頽缺犬豕可踰又漚洛二水交貫其中每夜諸門扃鐫雖嚴而灘流之際人皆可以平行往來其屬水南北巡檢下所管兵士除出軍外餘數不多通判以下諸官白直來往防送倉庫守宿街市巡邏盡出其間鄉者先帝違豫勅西京留守親詣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皆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剝貲七八人

而已西京天子別都也其守禦不固如此留守前宰相
重官也其侍衛單寡如此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
衛之衆可知矣萬一有凶狡之賊驅烏合之衆突入城
邑或劫質戕賊長吏以焚燒廬舍殺掠吏民將何以制
之哉此特天下太平之久習俗淳厚羣心安固賊不測
虛實膽智怯弱故未敢爲之耳豈可忽略謂之必無而
不爲之備哉今獨緣邊州軍城隍完固士卒衆多可以
守禦自餘腹內州縣旣無深溝高城又乏士卒羣盜猝
至何以責其竭節守義不棄城竄匿或以酒食迎賊以
甲兵獻賊斂民財以賂賊者乎羣盜尚爾況戎狄傾國
大舉長驅而來者哉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

不忘亂兵法曰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國家
豈可恃即日平寧晏然高枕不以爲慮謂其必不敢來
乎臣愚以爲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腹內州縣
宜以漸候豐年農閑之際委提點刑獄與本處長吏相
度各脩築所治之城州城稍高縣城次之不必廣大所
以然者高則難踰小則易守故也其緣邊屯駐兵士遇
春夏無事之際委經略安撫使與轉運使公同商量減
放歸住營州軍或於內地就糧勿聽怯懦將帥多有虛
占以自守衛其腹內州軍量其大小緊慢大藩常留千
餘人小州亦留數百人不得差發徃別州軍見兵不足
即行招添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

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多差使其有不能精勤致士卒懈弛者委提點刑獄常切按察聞奏嚴行責降仍令逐縣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守衛城邑討捕盜賊其州縣吏所給白直迎送之人皆如嘉祐編勅以前之數如此力可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責其弃城等罪而誅之彼亦甘心矣

乞降臣民奏狀劄子

元豐八年七月十四日上

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月必有臣寮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已多未見有付外令三省或樞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則徒煩聽覽何所裨益昔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

復奏先帝初即位詔中外上言得失亦令臣與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可取者與元奏狀同進入內或降付三省樞密院施行臣竊計今來臣民所上文字其閒是非臧否雖錯雜嘉謀長策不可謂無以睿明所燭諒毫髮無遺豈可一槩弃置全不采用欲乞選其可從者降出施行或以萬幾之繁未暇遍加省覽即乞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

乞降封事簽劄子

元豐八年八月八日上

臣聞舜明四目達四聰王者視四海之內皆如戶庭閭閻之間皆如指掌然後能治其天下恭惟太皇太后陛

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四海之廣大閭閻之
隱微未嘗身親而目覩也非采聽臣民之言雖以天縱
睿智之性何由知之陛下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
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諸執政官看詳
其第一次降出者三十三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
除無取及冗長之辭外其可取者已用黃紙簽出進入
訖伏乞陛下取簽出者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
戒或降付有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
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曷者執政請聽臣寮上
殿陛下謙退以爲國家政事多未習知臣寮欲言事者
自有章疏何必上殿今臣民章疏舉集於前若非陛下

傳家集卷四
勤加省覽則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何由上聞國家政事
無時而習知也其間亦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亦重
複簽出蓋欲陛下知天下所共患衆情所同欲也夫爲
政在順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惡者去之則何患號
令不行民心不附國家不安名譽不榮哉惟在陛下斷
志而力行之耳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元豐八年九月三日

臣伏覩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嗇等一百五十
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
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
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

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或閒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爲嗤鄙誠可哀也又况聚歛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歛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

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勅至今稱爲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旣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

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
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
可忽也伏望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
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僞靡不周知異日太
平之業由此爲始矣

與呂公著同舉程頤劄子

元豐八年九月十五日

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
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
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
裨益風化

乞裁斷政事劄子

元豐八年十月十七日上

臣聞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此乃物理自然人情之常也是以聖人立爲君臣使人臣各獻其謀而人君裁決其是非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此國家所以治也若人君不加裁決使人臣各行其意則朝夕鬪訟弱不勝彊寡不勝衆不則雷同詭隨尸位竊祿苟且偷安以度目前此國家所以衰也然人君於是非之間亦當三思精察昭然無疑然後決之自古興衰未有不由此塗出也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雖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同輔成王猶有不悅況邪正忠佞各有所存者乎臣竊惟皇帝富於春秋太皇太后親臨萬幾事無大小皆委於執政垂拱仰成萬一羣臣有所見不同勢均

力敵莫能相壹者伏望陛下特留聖意審察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而甲非當捨甲而從乙如此則羣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矣不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事功無時而成也況書曰惟辟作福作威不可使用人賞罰之柄盡歸執政人主一不得而專也

議可劄子

元豐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上

臣聞古人有言謀之在多斷之在獨陛下寬仁委政羣下或政有大疑議論難一儻陛下不決其是非則爭辯紛紜無時而息事功何由可成臣謹案蔡邕獨斷叙漢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申議可此所